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四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西三邊

吉能列傳

吉能者。吉囊之子也。隆慶中。阻黃河西套以為險。蝟結蟻聚。收我馬天祿為腹心。大寇張掖酒泉之間。久之。俺答請入 貢。制置使王崇古先下令。令大會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若等必結離而並稱臣。然後可。於是能遣使夷使土忿赤等款塞請和。已又使擺言恰等請 貢。撫臣揚錦見其詞甚馴謹。迺使使者齎

彩幣及緞疋諸物往諭能是時塞上征虜將軍類皆
搗巢趕馬以為功致能有雙山堡之寇崇古復恐諸
虜藉以啓釁適戒諸將卒違戒者斬能等備聞斯言
感戴制置使皆延頸舉踵叩告邊吏曰雙山之役實
土尸只家為之自是不敢以一矢相加遺以背漢
明恩能又旋與諸夷約有如漢人出邊樵蘇我虜中
執而奪去衣物者罰馬牛羊倍是盟誓既定適出善
馬奉獻制置使崇古適以狀　聞詔賜金絮彩繒酬
勞先是能大父吉囊逢黃河氷解入套則患在張掖
酒泉出則患在雲中山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

據東西莊寧山後，並擅其地。塞上頗心畏之，況能覲俺答長侄在顏行中，春秋獨高。今俺答許封　貢，而能不與制置使恐虜性急而恥甲弱，有如一日發憤聚黨橫行，如近歲黃甫川、箏架城、鎮靜堡之攻陷，尾楂梁之殺僇，然則西塞將柰何。廼請授能都督同知，詔報可，賜大紅織金麒麟獅子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裏。是歲隆慶庚午也，明年，能廼遣切盡黃台吉、威進恰他不浪莽會台吉請　貢，切盡等　迎謝悉如禮，漢法臨市，建黃幃，諸夷南嚮叩頭者四，切盡等廼竟執夷禮，卸冠叩謁，志氣揚揚，甚自得也。第偏索鉄

鍋弗得。退有後言。夷俗故用銅鍋晝以炊食夜以伺警。遂市幸用廣鍋。蓋防籍兵資糧之微意也。於是撫臣郜光先。言能恭順。請賜能及切盡等綺幣有差。明年 貢市不及期。順義王奏非敢違約。臣侄吉能以三月初三日新物故。方請刺麻僧誦經作佛事。幸加哀憐。於是能妻中愛哈屯。及小板阿不害。子隱布台吉。女太松阿不害。壻索郎倘不浪。使夷使打兒漢小則等二十八人進。 上馬二十騎。餘馬四騎。赴張家口互市。宅夷使五十人進。馬一百六十六騎。悉分給延寧諸戲下。撫臣戴才。請隱布台吉等賞如能已而

議以長子把都兒黃台吉襲能我 國家令甲女直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賜綵段二表裏降香一炷於是屬太史爲文齎使者香帛致祭而會天雷擊死夷馬中愛哈屯狡悍遁妄擬我塞上有魘蠱之事鞅鞅不得志稱死且不敢受獨 貢市毋敢背初盟制置使崇古遁請指揮僉事切盡黃台吉咸正恰把不能稍轉指揮同知并授打兒漢等秩百戶 詔報可諸夷喁喁然益感德慕義傳箭保塞萬曆辛卯扯力克與火落赤嫐侵盜西邊而吉能諸部落尤助逆共成紛梗我師斬首捕虜勁亾算始能與順義王青把都

三昆弟聯翩而稱雷强及後兵數困部益貧此順與不順之明效也。

把都兒黃台吉能之長子也授我指揮僉事秋隆慶初逐紅山寺水堂已又遷徙大紅椰青石巖丹亂井諸所是年秋八月與白馬台吉等刑馬祭天欲闌入安定淸澗之間明年春依大小松山與賓兔謀復刼略我蘭靖莊紅西寧巴煖三川已又與其弟海牛告等三人謀寇廿州而會吉能新物故打兒漢諸酋互相雄長致沮　貢議於是撫臣郜光先令威正恰把不能赴西海徵把都兒還襲都督同知秩是歲隆

慶壬申也。先是總戎時鑾塞虜定邊營，大敗被逮。吉能感　貢市德至厚，將死，以鑾屬其子。於是把都兒使指揮僉事隱布台吉等執時鑾以獻，而威正恰把不能及銀定他不能親吉能壻把兒戶拓不能及固原拓不能親吉能妹夫，皆相率隨隱布至。禮部尚書議賜把都兒等彩幣三表裏，生絹一純，木棉四匹。　上有詔嘉把都兒首倡忠義，加織金紵絲衣一襲，彩段二表裏。是時套虜多走河西境外相屯結，以寇鈔厖剌爲務。而把都兒爲套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剌嘛諸族往往陰附之。制置使石茂華恐爲西陲害，數使使

者出加峪關以偵之下令令大將軍備兵河上至悉。然今　上已即位矣聖神威武彰于塞外於是把都兒股栗迺躬率打兒漢等牽馬告邊吏曰息壞具在臣等謹執鞭以從把都兒妻竹來生卜失兎是歲把都兒死。

隱布台吉吉能之四子也或名安克阿不害萬曆初授指揮僉事甲戌西壓進　上馬二十匹留邊馬一百七十六匹而以一百一十五匹給延綏六十五匹給寧夏旋赴紅山清水互市皆隱布佐之督臣石茂華請比切盡威正例須賞及　勅書獎諭明年乙亥

隱布台吉六月至法當三月而以馬齒羸弱去秋逐
水草飼養至今始肥迺望 闕伏幃前免冠叩頭牽
馬以進已迺開市請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
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延寧馬價金几一千九
百兩令延綏市馬牛羊可八千一百九十有七頭敬
犒勞如禮其後歲以為率隱布台吉為人馴謹而有
禮丙戌卜失兎攜隱布西鈔尾刺隱布竟不忍背榆
林市延頸舉踵而奔還也明年丁亥卜失兎以督臣
命罰治西流諸虜動稱俺兒隱布台吉勸之先是吉
能感 朝廷恩厚以所逮漢將軍時鑾來獻而會能

病且死屬其子把都兒西行未皇卒之隱布送奉鑾至塞上謝罪其識大體類如此父之中路酋長聽布與其弟北把什爭分畜產內亂攻殺隱布布親北都什兒也漢法殺人者死十失兎等方議公罰胡俗第罰馬而已馬其可以贖此艮虜乎

銀定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隆慶末銀定從切盡黃台吉西行常以七百騎隨水草至永昌寧湖已又從眞景站往南山聲爲略番而實欲窺我西鄙我西鄙征蠻將軍度銀定困于饑寒志在西番西番畜之所多也彼烏敢與西鄙抗衡爲敵國乎以何

銀錠果從天池管界黑溝番。裨將謝朝恩引兵轉戰。銀錠叩首前曰。我實無犯塞意。願假道西行。撫臣廖逢節許從嘉峪關走三條溝。著爲令。時戊辰五月也。居月餘。銀錠諸部落。皆私懸官齎物。請多市以私其利。裨將不許。請賞又不許。諸部落益怏怏不得志。郎遣夷使白吉能意。欲大舉。而銀錠竟堅執以爲不可。廼請于太師。吾不敢蹂踐漢禾稼。第請假道還套。於是制置使楊錦傳檄。命總戎鄭印。裨將李崑楊繼芳。伏山澗。俟虜騎過道上。我兵出不意。忽從中起。四面如雨。令虜接應不暇。是時塞上紛紛籍籍。犇合警備。

或言虜走周家灣。或言虜走姚家塞。或言虜走西古城。或言虜走寒鴉溝。或言虜從石板溝奔孤頭嘴而去。軍書輻輳。虜竟搶小都麻口窮帀剌帀爾加細諸族。總戎汪廷佐。躬帥裨將張勛。劉世忠陳逵道等鏖銀錠。銀錠煦煦爲謾辭如初。於是引衆驅槖佗驢馬。往馬蹄寺觀音洞。止。壁。給諫章甫端上疏。謂宜薄責順義王俺荅。及都督吉能。今日之事。在未受封市之先。置勿論。旣盟之後。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法。於是銀錠以俺荅命。奉約束唯謹。甲戌赴紅山市。內子同俺荅罰治打剌明安諸部夷如法。乙亥旋物故。

始銀錠西行時。遂躬市諸番族。漢將軍索之甚急。銀
錠迺曰。此順義王之子。賓兎所畧。今具在。余微聞其
事。此語殆不然。遂諸番者。迺切盡黃台吉之部落也。
打兒漢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秩。萬曆癸酉
至丁丑。皆主　貢市如約。故事。吏使給彩段二表裏。
木綿布二疋。丙子秋。撫臣石茂華。以打兒漢恭謹。增
上馬值匹五金。番邊馬十金。歲以爲率。居十餘年。丙
戌十二月。打兒漢　貢馬。約明年二月赴榆林市。先
期。諸虜大患痘瘡。而酋長打兒漢台吉。哈漢把都兒
台吉。禿退台吉。阿拜戶拓不能。與畢把什。寨柰拓不

能等。各相繼物故。於是打兒漢死。而以土昧阿不害嗣。禿退死。而以阿計大嗣。哈漢死。而以圪塔嗣。阿拜戶拓不能死。而以阿不戶拓不能嗣。諸酋皆衣履而授。 皇恩。獨圪塔阿計大疑。中我市上藥酒。謀欲圖報復。語在卜失兔傳。虜故不病痘。嘉靖庚戌北虜深入我石州。遂傳染此症。虜酋死者以算。白骨橫。自是之後。虜無敢騎馬蹂踐我內地。未必非天以此限南北也。

土昧阿不害者。打兒漢台吉之長子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丙戌冬。打兒漢赴紅山市。染漢地痘症死。御道

使鄭洛憐土昧阿不害在市久勞苦而請以土昧阿
不害襲父指揮同知而以所遺僉事秩屬其子本拜
台吉嗣頃之本拜台吉亦以賢能著洛謂請遷其秩
久不報當是時圪塔台吉親哈漢子阿計大台吉親
禿退子皆謾言言我關市鴆死其父而土昧阿不害
獨謝阿父皆以此痘死何迺疑漢將軍哉戊子秋炒
忽兒圪塔台吉使夷使約卜失兎反我聞虜中有喇
胡馬只箇頗責炒忽兒我輩業巳請和不宜數反覆
漢法不再肴若等不自悛惴惴然手足異處矣羯胡
安得此良言訊之喇胡馬只箇迺土昧阿不害部夷

也。

威正恰把不能者。吉能之婿也。或云威靜哈唐不浪。住牧加峪關外。隆慶辛未。以市功。轉指揮同知。明年從銀錠台吉西行。當時所與遊者。筆寫契。綽庫兒搭力哥之屬。皆效順無它腸。撫臣廖逢節。恐威正恰等。不奉約束。迺上書請　諭宣大督臣。移文俺荅。若等果遂牧海上。我假鎮羌永昌三條溝道。鄉外邊川底而行。無得擾我黑松涼永甘山之間。自甘斧鉞。若爲令。明年吉能物故。威正恰還巢。把都兒乃與威正恰陳說吉能。威　明天子仁恩。無可報塞。將死。屬我等

以所繫漢將軍時攀來獻語在吉能傳是年虜　貢
市益恭背威正恰與切盡黃台吉功。　上有詔賜彩
段十表裏生絹二疋紵絲衣一套木綿布四疋復
賜勅書以勉勵之威正恰爲人無定守顓依人爲命
語之恭則恭語之反則反厥後卜失兔西報尾刺納
舉套行而威正恰與莊禿賴輒窺左足先應矣是歲
萬曆丙戌也市畢卜失兔請西去關吏阻之曰威正
恰業已爲先鋒於是閉關告于撫臣梅友松友松即
下令令華絕西行諸酋市賞復傳檄諭在套諸酋若
不悔禍我以漢兵搗若巢也卜失兔懼而使夷使畫

匠款關吾已使使者往西海召威正恰等旋歸矣是
時威正恰等方從九眼泉過高阜灣東北走走黒山
笙而與火落赤會是時按察使邢玠賈仁元以爲由
南山迤東不數日可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可直衝
肅境張掖酒泉之外無地非番今不蚤自備守恐諸
番不得安枕卧也已何火落赤等衆冦鈔白和尚等
諸番族已而又犯我洮州殺我裨將李聯芳爵在火
落赤傳而威正恰亦乘暮夜擁寧遠塞裨將李魁引
兵拒堵威正恰逗遛幾被禽願鑽刀誓罰曰所不如
約者有如此刀於是以馬四匹爲質而與板及台吉

狐同台吉等從鎮番外邊走來伏山已復從寧遠縣直奔水泉營關門以爲吾等爲搶黃毛而來此何與子內關而漢將軍遮絕我過深乎先是莊禿賴等遣夷酋板龍哈往訊活佛活佛謂使者幸告莊禿賴等拔今歲不利爾等爾等愼勿妄出爾且旋滅亾矣威正恰聞而大怒拔刀起舞曰吾不報兒刺死不休竟引衆大鈔生番生番望見威正恰來睚眦盡裂乃潜弓射射死威正恰房酋失其骸骨而還已遮膜拜頌活佛活佛殆如神哉於是威正恰死而子阿害拓不能嗣阿害拓不能死而子猛克拓不能嗣

卜失兎阿不害把都兒之長子也隆慶末授我正千戶秩後襲父都督同知萬曆初至甲申皆如約先是市畢宣大授合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等七人職套長卜失兎心忿之遁同松山那木大阿不害等西海丙兎等告于督臣請頒　誥勑且言吾等保塞稱藩十有四年于今從夷四十四人曾不得爵賞視宣大寧夏覬望之謂何庚辰崇古等已請而部議議本鎮給賜爲之柰何於是鄭洛復以奏　詔幸授卜酋部夷滿金台吉歪剌台吉禿闘台吉試百戶秩已又使刀兒匠等領　皇賞請比宣大增貢馬

宴勞。故事。賞此。即進　貢馬。是年以請從吏授官爵。未及與賞至季冬始赴遐延綏撫臣梅友松乃使使者曉譬若等始款塞時鳥鈔求飽覩漢一尺布如綉一斗粟如珠今饜足而反唇如此。若等有如不得益大言吾且反。不知我漢將軍覩滅若等若九牛亾一毛。若等蚤自裁決如必欲得益則請如世父俺答獻近屬趙全大父吉能獻馬天祿父把都兒獻時鑾然後可。諸夷聞之皆悚然變色易容盡躡足耳語反踵趨旋望闕叩頭進馬如約。於是友松洛寧夏撫臣張光吉制置使鄧光先而以馬給營中明年莊禿賴

阿不害。索宴賞。弗得。遂聚兵二千。聲欲犯神木堡。友松使使者薄責卜失兔。令其罰治四套。語在莊兔賴傳。是年切盡黃台吉馬先進。卜失兔阿不害久不至。撫臣使使者問狀。卜失兔言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把都們。足爲三。今宣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我是以未服。撫臣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賞賚歲不滿二萬金。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窮不得不嚴拒之。況卜酋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節制。比年切盡馬先入。諸部夷皆燕讓之。今卜失兔雖不至。而又無不貢不市之言。輒令切盡馬獨先入。必至挑釁難堪。恐

切盡白是弗敢先矣於是下令令以十一月赴紅山市卜失兎迺使其弟俺塔兎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都兒果以期至進　上馬二千八匹賞邊馬二百六十四匹是時哈漢兎退等以染痘疹相繼死而哈漢子抭塔台吉兎退子阿計大台吉妄疑紅山市上中藥酒中道僧卒死切齒腐心而以嬪婦走卜失兎切盡黃台吉約秋高馬肥大會塞上狗兵而報紅山之役抭塔及阿計大趍走紅山市索伊父生日宴賞弗得迺欲訛名行獵因而窺伺以襲我不備小失兎為人狡猾揚順而陰實佐抭塔阿計大二酋以為發難

之由於是移帳大哆畦已又遷牛營灘迤使夷使三尖榜什及五狠寨等六十餘人來請以爲哈漢等雖川藥死獨非以死勤事乎願襲圪阿二酋秩厥遏爨端撫臣以爲其詞良是第恐諸酋請以爲比且日卜失兎復使夷使願以身承之撫臣幸許可於是卜失兎徵圪阿二酋同賽漢往次子寨桑拓不能赴市及至輒申前說請增黃花成等五人小賞娘子六人及喇麻僧七人大賞而三路台吉皆與焉已又請五臺山進香皆不可卜失兎益歉歉不得志遲令諸酋掉臂西還而以其弟阿只兎聚衆皆繕兵甲執楯杆從

栢林號召聲欲入榆林塞明年夏卜失兎殺牛一羊一祭旂纛而與莊秃賴會復從邊外川底走南山而與火落赤大會會鈔兎剌兎剌故在加峪關西卜隆吉河之北諸夷不直走西底而由南入海此其志不在小乃革絕市賞制置使郜光先見爲南山迤東不數日而可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而可直衝肅州皆番族之藪心甚慮之而會明年丙戌扯力克當嗣封此馭虜大機也乃下令令扯酋不詡還西虜母子封貢扯酋既奉令郎使夷使西召而其札文未免藉我僧尖以爲辭語在扯力克傳居有頃卜失兎使畫匠

調部落閻奈遂開市賞如初明年火落赤莊禿賴等盤牙莽捏二川是時卜失兎復欲假道西行在莊浪則鎮羗堡在黑松則鐵櫃兒在凉州則泗水堡在永昌則水泉及寧遠在甘州則石硤口此西走番族道也先是俺荅假之厥後扯力克西行遂率爲胡虜通道明年丁亥鄭洛爲制置使廼使使者風曉卜失兎戒勿西來 朝廷方遣將問火酋來則不汝貰矣已又嚴其禁令走加峪邊外母撥卜酋竟以九月朔渡河助火落赤冦邊酋母太虎罕同遣夷使追之不從廼先闖蔡旗堡越黑山而西趋水泉我兵追逐二十

餘里斬首九十餘級奪獲馬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捷

奏上有詔詔經略用心調度功有可嘉鄭洛明而

習于計度卜酋黠虜必不自忍譬猶失旦之鷄必思

復鳴亾何果擁衆汞昌朱家莊闌入塞總戎張臣惡

卜酋反覆廼躬冐矢石疾力戰中鳴鏑幾死吉囊卜

失兎及丢力晉抄胡兒亦中流矢潰圍走我師生獲

鼠竄不顧雪山之險同宰僧匿跡西海已廼託宰僧

卜酋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奪輜重亾筭卜酋乃奉頭

乞恩請罪而酋母太虎罕同亦如之願相率東還明

年春虜王上書請携卜酋等返巢始虜王自鉄櫃山

逐水草至黃草灘戀牧半載而後過扁都今假扁都邊外走不煩擊牛酒塞上相犒勞也當是時卜酋亦已待罪狠灣第與宰僧等私相疑畏必欲得番僧馬剌麻導引過邊鄭洛幸憐其窘困久量罰馬九匹亾何卜酋進馬且索輜重於是使裨將楊桂給所奪駱駝三十以示優恤之雅卜酋不悛迺執楊桂為質行次鎮番復乘虛入邊我師擊破之又復宵遁從鎮羌驛出口望套走見塞上旌旗布列乍隱乍見禀凛自以為天兵不可犯也於是率諸酋赴紅山清水中衛平虜扁都諸市明年戊子撫臣賈仁元同督臣梅友

松。部使者連格。追問卜失兎不能約束莊禿賴。罰馬牛羊八十一頭。仍送奉莊禿賴。明愛台吉所畧人畜。及它無要挾。然後准關市。不則閉關謝絕。卜酋謹如疏奏。　上有詔。幸許開市。久之。劉東陽倡起寧夏。而以金銀及蟒緞白綾。徵卜失兎兵。而切盡比妓乃止卜酋勿往。尙亦有覆車之戒乎。始雙山之攻。扯迺炒忽兒俺隆兎。卜酋罰其三九。栢林迺阿計大。阿沙計阿不害。罰其四九。常樂榆林。迺圪塔台吉。罰其四九。巳復下令曰。射死一人者罰九九。加駱駝一頭。大率罰諸酋駱駝及馬牛羊五百五十有六。撫臣謂卜酋

雖爲套長。稚弱不能約束諸部。今迺令嚴法行。斷斷
如也。
俺隧兎阿不害。把都兒次子也。少從父逐水草。牧西
海。父之把都兒物故。復從兄卜失兎居河套。比年
貢市。毋敢後。萬曆巳卯秋。督臣吳兊憐俺酋久勞苦。
疏奏。卜失兎既襲都督同知。而所遺正千戸。秋請以
授俺隧兎。幸 報可。俺酋爲人善辭命。而陰行險。乙
酉冬。卜失兎使俺隧兎及台吉拓拓不能。哈漢把都兒
赴紅山市故事。酋至先闖。客歲 皇賞金幣諸物。巳
邊吏燕饗如禮。旋請 貢馬。是年卜失兎請賞。未及

如約。俺酋廼使夷使畫匠堅請于市。語在卜失兎傳。先是雙山哨虜。逮我邏使五人旋釋其三。餘悉瑯璫戲下。頃之。制置使部光先薄責卜失兎。令其罰治。卜失兎具言雙山之役。我實褻嫚。非它。寔俺墜兎爲政。於是罰馬三九。繇此觀之。非獨廼兒慓悍。而阿弟亦黠虜也。

虎來罕同卜失兎之母也斤斤奉漢法惟謹萬曆辛卯秋卜失兎出套往西海攜其妻子而去母哭泣諫曰愼毋往我聞西塞漢將軍兵法嚴兒子何不自喜而直爲此不軌事乎汝去恐不能保首領矣卜失兎不聽竟去而以愛女居帳中母使夷使趨追之卜失兎揚揚騎馬誡使者毋妄言爲我謝母我出豈可空反乎居有頃卜失兎盜我水泉營邊我師追逐三十里斬首捕虜以筭奪獲馬牛羊以萬數卜失兎乃謂部酋曰此耻何日可雪乎乃鼓行而前復從永昌宋家莊闌入塞總戎張臣冐矢石疾力戰卜失兎中流

失。潰圍向西北走。我師多所斬獲。而以所獲卜失兎愛女。檻車膠致軍門。卜失兎乃仰天大哭。曰。傷哉吾女。吾恨不用阿毋之言。以及此也。

阿只兎。卜失兎之弟也。與其兄相濟爲姦。萬曆乙酉秋。卜酋新從海上來。使夷使三尖榜等六十餘人。請增賞。弗許。先是恰漢禿退。自紅市歸。行至中道。物故。卜酋陰主謀。乃使所産子圪塔台吉。及阿計大。謂我父中塞上藥酒。死。來請命。又弗許。語在卜失兎傳。是時阿只兎欲從中因以爲利。見漢關謝絕甚嚴。益勸卜酋反。初卜酋赴市將受宴。聞阿只兎害。輒大悔。斷

舌欲自殺。郎還走帳中。而以兵馬屬阿只兎。阿只兎見卜酋不與宴而又領兵馬。大喜過望。於是同炒忽兒圪塔台吉。並聚撻龟山。頓足起舞。歎曰。朱家莊之役。阿兄中流矢。幾不可救藥。阿妹生被逮。存亾今不可知。吾與爾殺羊爲盟。以報此仇。可乎。阿只兎自恃鳴鏑强。易視我漢兵。乃引衆直走榆林神木之間。望見我塞上。旌旂央央。又聞撫臣梅友松下令。令將軍擊刀斗。權火直通東西塞。愈大驚。落魄。亟麾部落返曰。吾馬怒身輕。幾死于漢將軍之手。今且還。不當爲阿兄所姍笑也。於是歸而告滿金台吉。

滿金台吉亦卜失兎之弟也居恆私謂兩兄不奉漢法幾敗愈自馴謹先是卜失兎主紅山市而以西行數盜邊革賞獨滿金台吉歲款塞如約萬曆甲申秋督臣部光先及撫臣梅友松錄貢市功請以滿金台吉授試百戶秋以爲西夷勸君子謂滿金兎於是乎賢勞矣

讚曰

以余而觀吉能居套久所親子若侄翁習知我地形而我亾命又陰導之故不難于深入而說者曰肅

皇帝弗許封貢政防其漸余以爲 明王在上四夷

咸賓而開市亦未爲非策顧士虜賢不肖何如耳假令皆如土昧阿不害及把都兒隱布台吉之恭順雖世世勿絕可也何可以卜失兎同論哉

甲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拓不能阿拜戶拓不能兎退台吉阿計大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圪塔台吉把兎台吉歪利台吉寨桑拓不能沙計阿不害沙

計台吉討太把都兒兙戴擒吉列傳

甲不利阿不害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隆慶中。總戎時鑾備定邊營。一日飲酒忽大醉。吉能窺隙大入邊。執鑾。繫胡中。甲不利阿不害以爲吾等受漢德久。不宜爲之居。恒數以此言告吉能。吉能唯唯否否。亡何。吉能病且死。執甲不利阿不害之手泣曰。吾悔不用爾言。盍送奉漢將軍還塞。今何及乎。吾

兒把都兒黄台吉在西海不得受我遣命兒還幸以

告言速之居有頃把都兒黄台吉來請襲職不利阿不害先執時鑾獻塞下曰此定邊營故將軍也然吉能亦可瞑目矣

把都兒拓不能者吉能之部酋也萬曆癸酉以百戶秋同打兒漢等來貢馬是年　上心嘉套虜恭順大悅皆受上賞而去明年把都兒拓不能同千戶塔阿不害百戶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要什罵拓不能那木的利拓不能不天後先物故於是督臣石茂華撫臣張守忠念諸酋久勞皆識討大把都兒拓不能

則以虓戴捨吉襲。要什罵拓不能。則以虎退捨吉襲。
把都兒拓不能。則以掌各太捨吉襲。皆所生親子男。
詔報可。當是時。三子男皆年幼。未臨市。乃令其到邊。
傖倅見漢官威儀。媮快良可知矣。居亾何。卜失兎悅
掌各太捨吉諸爲增撫賞。久不報。掌各太捨吉乃曰。
吾新從胡中來。望見漢關車如流水馬如龍。幾喪魄。
不意復得衣履以歸。吾始願不及此。及此。足吾事矣。
安敢復以爲利乎
阿拜戶拓不能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百戶。萬曆
丁亥春。赴紅山市。道染天花。客死。是時指揮同知打

兒漢。台吉。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禿退台吉。及部酋卑把什寨桑拓不能佈種亦如之。皆相繼物故。而禿退子阿討大。哈漢子圪塔台吉。獨疑漢以藥酒待其父。父暴死。而卜失兎又從中主之聲欲與報怨之舉。乃謀之諸部。而土昧阿不害眷髯。前日。所言殆不然。阿父打兒漢。亦以天花死。此與漢將軍無與。爾等喋喋而呫呫。繁固何當乎。請勿復言。督臣鄭光先。方議追襲。於是以阿拜子阿不戶拓能嗣。

禿退台吉者。反成之子也。授指揮僉事。隆慶末。切盡黃台吉。復欲西行。禿退乃與其毋滿虎都先驅。至紅

山寺。休舍。以遲切盡。寧夏撫臣張蕙。使使者敖巴。布告　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答。都督吉能。夷令。令從邊外川底。還走嘉峪關。是時切盡黃台吉。亦遣夷使誡滿都虎。毋擾內邊。滿都虎。切盡之孺也。大畧言曩時我以二月走南山道。漢地農事未興。水草未長。而會有大疫。人畜衰耗者甚多。厥後悔之無及。爾等慎循北而走。滿都虎。即乘馬迎禿退台吉議。是時往來者。言吉能已棄世。禿退等欲還套治喪。故猶豫久不決。于是關尹。得其狀以告。督臣廖逢節。令郵傳具餔粲餼牽犒勞之。悉如遇切盡黃台吉禮。旦日。禿退台

吉亦至中沙窩與滿都虎會。我等乃從打松山。過莊浪而至西海渡漢無不可者。已乃鄉西南石嘴兒走紅柳湖。見塞上擺空擊刁斗自衛。逗遛弗前。以爲漢不假我道。我其盜邊而去乎。關吏聞之。不覺髮上直指冠。何物滿都虎。一婦人尚不能約束。慾其鴛鴦。有如諸酋請者蝟集。何以禦之。弗聽。蚤自決去。於是禿退台吉。從鎮番圈池透鴛鴦池昌寧湖走。亡何。肇寫契黄台吉綽庫兒台吉扯力哥銀定台吉威正恰把不能亦至。五合六聚。殷殷不絕。於是平羌將軍佟登以爲往者切盡西來。旣有寧夏移文。而重之以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于是本夷辭曰假道過海。以故不閉關。弗內。而又會天雨雪。幸許其經行。令反成妻試有一于此乎。乃阻我昌寧湖爲險。卽切盡黃台吉麾之亦不去。欲何爲者。於是督臣廖逢節著爲令。令禿退等由邊外川底行。如果去海上。許從鎭羌永昌走三條溝。敢不如令。擾我黑松凉永甘山者斬。旦日乃從黃毛溝透高寺兒西灣。循河而行。告我關吏。我實往西海寒鴉等口。關吏陽應曰諾。爾其鑽刀說誓可乎。禿退果約至高古城。鑽刀誓以盟。明日從白墩溝透金川寺過毛卜剌川至月牙湖。又明日從三條

溝過馬鞍至永昌大河口止舍督臣廖逢節以為虜果往西海令總戎王孟夏遊擊朱勛以商稅金治段二疋布十疋米麵各一石茶五十包酒四罈餅四百飯二席為之犒勞已又恐禿退台吉狃許復命裨將周芝令其鑽刀再誓虜酋不從必欲從切盡舊路由水塘湖出境關吏堅壁如初禿退台吉乃以馬二匹為假道禮關吏謝絕甚嚴令其由奜鵝口出海滿都虎叩首復請以為漢所以不假我道者恐蹂踐乃田禾也我且棲遲境外待爾秋穀甫登然後行何不可者關吏曰 明旨具在誰敢違之於是陳設香案令

潚都虎引夷婦百口。禿退台吉。引夷酋百人。拱聽宣
諭。北鄉叩頭以爲此道終不可假矣。乃西走扁都口。
是日大風雷雨晝晦。休舍。復使夷使告關吏。山路崎
嶇。馬不成列。兼以河水泛溢。一日常至三四十渡。車
煩馬怒。卒爲我白太師哀憐。低徊不肯出口。我兵見
虜不行。恐夜襲黑城。備守益嚴。虜酋然後引衆盡出
口。鄉三角城野馬川而去。久之還套。切盡黃台吉。引
而歸之于正。厥後莊禿賴犯永興堡。奪獲我人畜犬
將軍與兵奮擊。乃因禿退台吉。肉袒謝罪。請以馬牛
諭贖語。在莊禿賴傳。是後萬曆十年至十三年。水旱

相仍年穀不登即胡中亦復大禮。貢市多所疏闊。十四年春二月。禿退台吉乃會諸酋長赴榆林市。而會染天花。禿退台吉道逢霧露死。語在阿拜戶拓不能傳。始禹吉城鑽口說誓。以神明實臨之。旋輒背棄之。識者為禿退台吉危之。今竟客死。毋亦神其有靈乎

阿計大台吉者。禿退之子也。萬曆丁亥春。襲指揮僉事。先是禿退在紅山貢市。旋遁染天花客死。阿計大疑中漢藥酒。因而增賞不可。聚首大盻哇。假以行獵實為盜邊。而以邊備嚴。又不可。乃于卜失兎上書謝

罪。語在卜失兎傳。是時盜邊者方屬吉能罰治。至是始得大栢油堡之役。實阿計大爲之。乃罰佗駝一頭。漢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君子謂阿計大毋乃太輕乎

哈漢把都台吉者。禿退之弟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乙酉六月。莊禿賴犯永興堡。夷酋插罕。生獲我裨將高武。執而僇之。法當死。酋長卜失兎請論如夷法。是時哈漢弟兄在神木石䃖子。實不與焉。延引至閏九月。哈漢把都兒偕禿退台吉詣神木河議罰贖。語在莊禿賴傳。十月。撫臣梅友松。新到官。行至定邊營。哈漢

與上失兎敬使使者郊迎且賀悉如漢官儀十一月
齊刀兒匠書約諸酋至紅山互市哈漢把都兒爲人
善辭命卜酋與漢關毋有期會必遣哈漢把都兒自
十一月至十二月哈漢把都兒凡再往大都言增賞
之事請之一年竟成畫餅今且已矣顧套中比遭荒
旱所得撫賞爲利幾何惟太師哀憐少加留意毋遺
羞辱巳又索爵賞十六人於是撫臣使使者以語次
諭哈漢把都兒爾始居約時視漢一疋布有如錦繡
一斗粟如珍珠今衣食既足輒自反覆如此遲爾以
一二年衣穿食盡吾以大兵擣巢趕馬何以待之倘

爾亦復乞哀。則有順義王俺答。獻丘富趙全之事在。
必明示以主謀者某某。今爾檻車膠致闕下。然後爲
爾疏請。爾其奈何。諸夷無不洒然變色易容。退而躡
足耳語。亟以切盡黃台吉進到　上馬一十八匹。留
邊馬一百六十四匹送邊。明年正月。督臣部光先奏
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死。語在阿拜拓不能傳。是時
卜失兎雖倔强乎。然而陰佐之者。寔哈漢把都兒。今
且物故。卜失兎如失左右手。而後而乃而始就切盡
黃台吉之範圍。然根不蚤自死。亾煩我塞上法言如
流也。

扯塔台吉者。哈洪把都兒之長子也。萬曆丁亥秋。撫臣梅友松錄紅山諸酋功。僉稱扯塔台吉約束部。始終無擾。請如 令甲敘賞。以示優勞。詎何扯塔台吉。益念其父哈洪把都兒為市而來。染天花客死。痛心疾首。索要賞撫賞如阿父。邊吏弗許。乃抱忿往常樂雙山堡。與猛洪住沙計台吉等。大會。哲與爾託爲行獵。以報紅山之怨。可乎。是時把兎台吉阿討台吉。政挑戈以待。乃相與盜邊。而卜失兎又從中爲主謀。即使夷使三尖枷什等來請。如不倍增厚賞扯塔等志念不終休也。而扯塔果使夷使盡匹要索如初邊

吏拒之甚嚴。卜失兔稍變其說。以爲圪塔勤國事而死。所遺妻妾及其子男幼幼無依。今獨不可以懸賞乎。先是俺答與吉能明著爲令。令胡中降者。眞夷給予故主。漢夷給予恩養段布。今哈漢旣病故。而其子圪塔台吉。法當襲父指揮僉事。 詔報可。已又令卜失兔諭圪塔台吉及阿計大互市。自十一月初六至二十八日告竣。設遣筵。卜失兔不受。鞅鞅懷怨望而去。乃以所部兵馬屬圪塔台吉等。曰吾其歸休乎。爾自圖之。旦日卜失兔益悔過。願自新。曩所主謀。殆非是。乃與吉能召諸酋長罰治諸盜邊者。以謝漢過。於

是圪塔台吉罰四九八命九九。索它一頭備其牟馬
告曰雙山常樂之役我不能無罪。敢肉袒以請
把禿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次子也萬曆丙戌襲兒
圪塔指揮僉事明年夏六月遂與把都兒台吉等聚
兵西行遂水草去嘉峪關六百里而逆謀欲犯九剌
樓進日久督臣鄭洛以其狀來請八月與阿計大等
役移大怒哇行事與圪塔台吉同
歪利台吉者亦哈漢把都兒之子也萬曆乙酉督臣
鄭洛錄監市功授百戶已又議轉遷久不報
黍桑拓不能者黍漢化之次子也哈漢把都兒心喜

其背力。而以女室之。萬曆丙戌年。正月。在紅山市。遂

天花客殁。

沙計阿不害者。紅山市夷也。萬曆丁亥冬。與寒漢往。

圪塔台吉。把都台吉。阿計大台吉。會于大眕畦。謀欲

與報怨之兵。明年戊子。遂引衆從大栢油栢林邊。酋

長卜失兎罰沙計四九。沙計大言曰。吾無罪。實炒忽

兒俺墜兎為之。

沙吉台吉者。亦紅山市夷也。長事卜失兎。而與切盡

反。戊戌鴈行。萬曆戊子。由古城東闇門出邊。厥後從卜

失兎聚兵大眕畦。莫知所終。

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者，不知誰之子也。萬曆癸酉授百戶，越一年而物故，子耽戩挌吉襲。

耽戩挌吉者，亦紅山市夷也。萬曆丙子，與把都兒黄台吉、打兒漢炒忽兒卜失兒來貢馬，賞綵段二表裏、木棉布二疋。厥後梅友松又奏耽戩挌吉約東部落，始終無擾，倘亦聞切盡之風而興起者乎。

讚曰

以余而觀卑不利而下，皆吉能之部酋也。能死，而猶爲其子以漢將軍特鑾來獻，阿計大歹退，夫豈不聞之乎。父以天花死，而疑我魘蠱，同條共貫，疑信姝施，

何哉順逆之勢異也今漢繫假道索賞動以切盡請比不知切盡西行為佛也夫人而誠為佛何不可者嗟爾西行之人死亡接踵毋乃天厭之哉天厭之哉

切盡黄台吉切盡妣吉本的大那木歹台吉滿克
素阿不害碑馬兎阿不害滚吉阿不害阿著兎阿
不害折吝吝阿不害打正台吉丑氣把都兒台吉
白馬台吉成把都兒苦素阿不害脫計阿不害打
喇克漢阿不害列傳

切盡黄台吉者吉能之姪也初授指揮僉事是時
貢市始成諸部酋既得漢官皆相傳以為榮切盡獨
心懷怏怏以為漢將軍不當以衆人遇我乎切盡為
人明敏而嫺於文辭尤慱通内典隆慶辛未吉能遣
切盡等至俺荅所曰幸為我告制置使王崇古請得

貢市比宜大俺荅隨令切盡糾合都督同知昆都力
哈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
台吉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咯刺慎著力兎把都
兒台吉禿兀兒慎著力兎合吉等指揮僉事臘腰把
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慎打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
封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六十五人 貢馬五百有
九匹內進 上馬三十四匹鍍銀鞦轡馬鞍一副而切
盡親爲表文使夷使扯布哼羅不散台布栢兒等六
十四人齎奉到關制置使王崇古閱其表文大都感
上許俺荅封王通 貢恩願辭多忝以佛語乃即封

還而令其表覩俺荅式以進切盡謹如約然後下令令擇五色銀合棗騮駶馬四十匹咨送禮部復選擇以進餘悉得畜邊營先是和寧王阿魯台款塞凡爲表夷使　文皇帝皆賜銀花臺盞叚紬絹布牛酒有差於是王崇古念切盡迎勑撰表多積功勞乃請賞綵叚三表裏闊生絹一疋織金紵絲衣一襲木綿布四疋　詔報可已廼議馬值　上馬三十匹請比三衛及北虜每疋賞綵叚二表裏闊生絹一疋是歲初貢　上馬加綵叚一表裏故事馬值　上馬三十匹馬匹半予五金約一百有五十金留邊馬四百七十

九匹皆屬中馬馬匹予十金大約四千七百有九十
金崇古議貸太僕椿棚銀如數於是召切盡赴清水
營須給乃望　闕叩頭謝　恩是歲吉能死切盡日
夜傷世父亟還套治喪所過道上皆以搶番爲戒當
是時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雄視一套投足左右便
有輕重崇古恐有不測乃欲以好爵縻之於是請稍
遷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爲指揮同知已乃授大都
榜實及安克啞都赤百戶先是漢人計龍與王繼祿
小土谷氣台實亡命在胡中矣日與大都榜實等偵
得虜情即以來告於是授計龍等秩如大都榜實以

爲諜者勸說者謂計龍等以漢降虜不宜遇之過厚而不知切盡奸雄人也好佛不已必啓它日西遊之釁故爵一諜者庶幾可動得胡中虛實耳明年壬申春二月切盡遁踏水臨邊關吏亟問爾來何爲切盡對曰邊外朶顏三衛爲達子鳥思藏爲囬子爲西番並我等入貢必不敢往寇吾來爲毛刺也先是火落赤由京朿山冊還繞𡈽州以畜產羸弱告與之交易撫臣寥逢節恐切盡復率由故道先期使裨將引兵守寧遠諸堡而又恐切盡或無宅腸而我實先示以弱不若以禮遇之可乎於是屬偏將軍懷周芝往

鎮番而以羊八角酒一筵米麵各五斗犒勞之切盡既至乃迎之入伊母帳中揖讓登上坐儼如漢賓母迺椎羊煑酒相得甚驩母饜巳迺援筆爲書幸爲我多謝撫臣且妄請請加封侯伯而又爲其弟那木歹台吉超胡兒台吉妹滚吉阿不害索官爵皆番文漢字書多不載之還具以實告撫臣夒逢節復使之往言爾那木歹超胡兒在西塞多行不義弗可宥今與爾約爾始言往尾刺則邊外川底至嘉峪關外乃走尾刺道也及臨席則又言往西海西海則從永昌三條溝入寒鴉口直走南山者爲令敢不如令而以匹

馬半筴蹂踐我漢地。漢以大兵擣爾巢。不爾容也。切盡言我實往西海。於是起營至雙井墩徘徊者久之。則又從圖湖兒走昌寧安遠墩。已又至溜沙坡止舍。撫臣怒曰。何物么麼。迺聚黨爲姦如此。我諜者偵之。迺曩所稱超胡兒。那木友滚吉阿卜害及火落赤妻姚吉。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會往西海也。於是撫臣復使使者宣諭　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荅。都督吉能禁令。旦日切盡迺從毛卜刺廟兒溝透三條溝。分爲二枝。切盡走紅羊圈。超胡兒從土佛寺。過永昌還走塔兒灣。並至高古城大河口。而會天大雪。晝

晦牛馬大傷聚首寒鴉口三日復從黑土洪水寨透
水湖塘出境而入南山切盡邇以書告撫臣大畧稱
不敢違太師明禁而走黑山雨雪連旬艱苦萬狀以
致馬牛消耗惟太師哀憐爲我許開市敢以火落赤
爲比也且有後言言欲索茶箆貢佛撫臣即使周芝
曉譬各虜皆受　朝廷官爵而撫賞互市具在延寧
今誰敢私市且河西不產茶此切盡所知爾宜亟去
無貽後悔切盡內深次骨乃益謬爲馴謹誡諸部所
過毋搶番毋犯漢令下即起營於是從烏鴉口徙黑
城行未至草古城遺達馬二匹遊擊朱勛使使者追

而予之。而虜部亦焚燬我吳家莊土房椽四間。切盡罰羊四十匹。套旂一竿。罰羊四足。自是漢虜所損遺罰治率以爲常。明日爲閏二月朔。切盡往馬啼寺禮佛畢。即使夷使鄉撫臣索車渠數珠蓮花子數珠。及西番十王經。先是延寧撫臣部光先爲切盡請 勅賞。幸報可。於是齎使者段四匹。羊四隻。果四盤。酒二罈。米麵各一石五斗。番茶三十包。至是建高臺。陳設香莚儀仗。鼓吹傳檄切盡同伊毋并部夷二百餘人叩頭受 勅賞而去。即使夷使同延寧使者。誠後來諸部毋猾略如初。已廼爲書謝撫臣曰。如今活身都

是謊死在陰司是實佛日夜跪而望卓渠數珠及十王經拜誦以修再生唯太師發賜撫臣冢逢節以爲切盡好佛政當順其性以遏彼好殺之慘不知切盡非忠心誠好佛者也於是遣畫匠余和尚齎護法壇場經符濟壇場經普覺壇場經三部數珠十盤與切盡切盡率諸部並東鄉邨頭將經頂禮曰此持入西方公案矣於是從水塘至塩池湖三尖海一宿而後至上傻井黑骨堆是時切盡諸部馬牛羊實東錢末易動後一日而至草灘邊又一日而至中渠河灣又一日而至潭家莊又一日而至太泉湖時已三月初

吉矣。切盡迺以書告太師。娶與太師約。約閏二月二十五六出邊。令過期已多。實以馬牛。與所部諸男婦。皆布瘡。毋亦諸部不義。天降禍于我躬。我今發心願懺悔。惟太師寬假之。於是烹茶禮佛。而請番僧祈禳。撫臣寥逢節。憐切盡好善。迺給番茶七十包。麥麵黃米各三石。燒餅四千。切盡叩謝如禮。迺以初六日黎明從新城起營。由加峪關北長城出境。透大草灘。而往囬囬墓。是月也。切盡孀母滿都虎亦至鎮番。滿都虎親及成妻也。切盡傳檄酋婦。令其邊外行。我塞上犒勞米麵羊酒如切盡。滿都虎乃以其子禿退台吉

爲辭禿退台吉曰吾所走道祇切盡亦由水塘湖出境語在禿退台吉傳切盡諸酋雖不下數千人而所統領動稱數萬煩聞出寇瓦刺各番夷殺死酋長數人兵馬物故者亾慮數千人頃者潛伏加峪關外邊而與哈密酋長毋恨等給歡而復鳩順義王及河套諸部酋會集以大搶瓦刺爲務庶幾勝則陰獲其利敗則陽負諸虜以不義之名而又不難自巳出乃與蓮花會上口稱彌陀迴異其爲狡猾不測類如此是年萬曆癸酉宣大制置使王崇古録監市功 上有詔賜切盡黃台吉等綵段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

然而切盡尚在海上何以叙之從延寧督臣戴才撫
臣郜光先議也於是撫臣張守巳以所　頒彩幣召
切盡叩領明年甲戌督臣石茂華又奏切盡比年力
主　貢市功請於所進　上馬價每匹加五金留邊
馬匹加十金故事　勑書屬太史幣帛出　內帑仍
會戎部遣通事武職署丞凡三人齎赴塞上而以大
官治筵宴遇之不謂不優渥矣而撫臣張守巳又奏
切盡侵及延安出沒之路何哉明年乙亥春三月清
水營法當開市撫臣朱笈使使者召切盡切盡令部
夷我著太等并指揮僉事或收氣黃台吉赴市而又

以馬弱廷引至六月自二十九至次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次月初三市畢秋毫無犯撫臣羅鳳翔因制置使以　聞丙子春切盡見西海丙兎同克臭銀錠著力兎大成及松山賓兎歲在莊浪分山口鎮尖墩小市亦請以為比撫臣侯東萊拒之甚嚴得觧免及大市則又不至但諸部皆凛凛奉約束唯謹則切盡指示之功也制置使石茂華請給　勅書一道正賞一分加賞一分是年秋八月還套躬率百騎餘赴清水營互市塞上諸將卒以為曠觀爭覩厥為何如面貌即識者亦謂切切盡倦于遊而或有橐弓卧鼓

之意乎。切盡蓋念諸小部及畜產。俱在肅州邊外。詎來川。復欲西行。而以我蘭河靖虜。擊刁斗。堅壁。未可倉猝出。乃以丁丑春赴西寧請曰。吾欲往西海迎活佛。飲長生水。庶幾得保殘軀可乎。關吏戒嚴。又弗許。先是切盡約俺荅携衆西援。以求得志于番夷。俺荅雖口許。而實以春秋踰七十。手足不矍鑠。殊不欲往。而督臣方逢時又遣一箇之使。奉咫尺之書。遮留王。幸毋往。俺荅退而唯唯。當是時。俺荅方日夜擁美好妻三娘子。坐帳中為快樂。而所畏懼者。獨惟有死亾耳。切盡善用奇兵。西搶置勿論。忽從中須臾起。而縱

迎佛歆長生聳動之於是俺荅携三娘子傾部而往西海迎佛並請開市鬻茶語在俺荅傳是年按臣邢玠新得俺荅書欲爲切盡請給都督金印則其心喜切盡可知矣切盡見俺荅迎佛政墮其術仰視天而俯視地自以爲可雪宿恥戊寅復聚打兒漢及賓兎丙兎並赴紅山清水中衛扁都口錐尖墩大小市而使漢闢謂我實恭順頃之督臣石茂華果奏北虜互市已竣而不知聯翩住牧聲勢相倚意欲何爲乎己卯庚辰入　貢俱稱龍虎將軍辛巳春使夷使撒宇戶把都以其書微告我漢闢言東虜决策東犯遼陽者

狀。不可不蚤自備之。是年禿退哈漢二酋婦。借兵于
切盡。切盡不許。壬午癸未同卜失兎那木木丙兎等
赴市。是年三娘子與恰台吉爭板升。切盡左袒恰台
吉。語在三娘子傳。甲申互市。亦如之。市畢。諸部酋爲
切盡請遷秩。乙酉五月。切盡先進　上馬一十五匹。
卜失兎以請增賞不至。語在卜失兎傳。市畢。羣河套
松山西海諸虜。紛紛藉藉。或欲修𥨊尨剌。或欲寇鈔
西番。督臣郜光先使使者風諭切盡及卜失兎。昔年
尨剌之禍。爾忘之乎。愼勿復往。二酋對使者曰。敢不
如約。迺遣虜騎諴西行諸部。毋輕稱兵。嘗是時俺荅

父觱觱囬巢。旋物故。而諸虜又自鎮番龍首堡。載敗既不得志于內地。又不得志于羌剌。且加峪關諸虜。道逢囬夷。又被鹵略。自是切盡雄心。亦稍稍消耗矣。丙戌。切盡先進　上馬二匹。乞悉以次　貢市。是時歸華寺比丘宛冲。習學韃靼畏兀。西番番字。鄉隨切盡傳經譯字。積功勞。宜大督臣鄭洛。請授宛冲都綱。比萬曆初。喇叭沙乞側也。丁亥冬。切盡逢霧露死。上。從督臣郜光先議。憫切盡勤勞。賜以䘏典。是時切盡雖物故乎。然胡中事無大小。無不願以切盡為法。切盡子姪火落赤等最駑驁。特為切盡所節制。不得

恣其虎狼耳。臨死。屬其酋婦妣吉。善自保部夷。尤惓惓無忘　天恩爲戒惜哉。其不講于長生之術也。

切盡妣吉者。切盡黃台吉妻也在凉州邊外住牧萬曆庚寅冬。帥虜騎五百往紅山寺。叅佛誦經。已迺索大賞不可竟鈔畧圍夷馬牛羊及糗粻而去。妣吉歲時奉其夫龍虎將軍約束唯謹。豈其旋背之。而有它腸乎。唯是裨將馬應時。妻姪剌麻失加。在胡中爲主謀。日夜佐老寡婦發難。無從也。於是以應時通虜。請論如法。是時副觀察使朱正色。新到官視事。得觧免。部使者崔景榮。劾奏當路塞裨將楊濬。上有詔。降

俸二級，頃之，火落赤阻莽剌捏工以爲亂，而妣吉乃
與卜失兎莊禿賴等，偕往，督臣鄭洛嘗曉譬以顯禍
令其自愛。余以爲妣吉必居套中，方思念其夫，不置，
豈期復從海上與三娘子爲刎頸交乎。乃趨勸俺荅
旋，又恐俺荅不聽，啗以俺荅與火落事告漢關，俺
荅聞而韙之，曰，妣吉言良是，曩者能將軍導我迎佛飲
長生水，今所謂佛與在，吾且還矣，請嘗試之，尚庶幾
以此不嘗嘗之，雖直上兜率天宮，可乎，自是之後，妣吉
歲遊獎台吉虜，延我清水營，互市如初，
爲的大者，刀均盡黃台吉之子也，歲時從父入市積功

勞。督臣鄧光先。數以疏敘錄。萬曆十五年。請襲父秩

詔報可

那木太台吉者。切盡黃台吉之弟也。隆慶壬申。與其兄超胡兒。妹滾吉阿卜害。寇鈔涼州。是時切盡黃台方在行間。約束甚嚴。迺移書撫臣寥逢節。為那木歹等請官爵。撫臣謂那木歹等。不奉漢法。不可以請。酋有頃。那木歹等從安遠墩過。邊臨城曰。吾欲往西海。漢官何拒之深也。已迺從土佛寺黃家泉。還走塔兒灣。透水塘湖出境。於是那木歹。逐牧紅山寺。超胡兒逐牧昌寧湖。明年辛未。又逐水草往肅州。甲戌。邊部

酋哼吉素赴清水營　貢市。乙亥亦如之。明年遂從
切盡西旋。春秋入市母之。
滿克素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之姪也。授我千戶。萬
曆四年以來。靡歲不入　貢。撫臣梁問孟。加其忠勤
請　賜勑書一道。綵段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自是
著爲令。令歲爲類奏。庶屬酋知恭順者。受上賞。
碑馬兎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部酋也。授我千戶。萬
曆甲戌同部酋苦得素來互市。自是歲以爲常。久之。
與著力兎打正等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相
與議曰。吾等且治喪事。遲河凍而後行未晚。是歲丙

戊八月也。明年冬。偕切盡黃台吉妻妣吉。來清水市。督臣鄭光先。奏其條遵漢法。安靜無擾。請 皇賞獎諭之。庚寅。偕毋安哈屯來入 市。當是時。或收氣黃台吉女撒木袋。丑氣把都兒妻把素捨吉。賓兎妹怯速寡婦。切盡黃台吉女阿不害。皆以恭順。厲行清水營亦一時之盛也

阿著兎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并市清水營。得我賞賚。極其媮快而去。自是藉以為利。毋厭。庚寅。率其妻姐姐比姑來請曰。願率酋長之攸行。

折答答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切盡黃台吉。與其女阿不害來市。折答答亦與馬。當是時。督臣石茂華。深嘉切盡部恭順。爲諸虜倡。賞賚獨崇。折答答等鄉 闕叩頭呼萬歲。歡聲若雷。於是阿不害告于父曰。吾等當世恪職業無忘此蕩蕩鴻恩也

滾吉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妹也。隆慶末。切盡黃台吉西行。而滾吉與火落赤妻比吉。白馬台吉妻成把都兒。恊衆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是時切酋妻妣吉在帳中。而切酋語不及之。鎮番之役。切盡獨慮

阿妹牛馬橐佗之水草。請開市。則其雅重滚吉可知矣。然而胡中實不服滚吉。清水營市。切盡黃台吉雖死。而其子本的大具在。乃以妣吉為政。顓顓一老寡婦。左那木太而右炒忽兒雖荒為係强。亦秉約束。獨著力兎專好大言。言曰。我得寧夏。爾以横魔勦敢萬。掃蕩花馬池可乎。妣吉掩其口。無妄言。妄言族矣。先是著力兎母或受氣黃台吉母。克太阿不害妻。皆以夫若子在西海。隆萬之閒。為之監市。主討者給大賞。至今稱之。督臣郜光先以為可以請比矣。於是賢而録之曰。此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之妻

打正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同市自是歲春秋率以爲常延引至丙戌打正與著力兎等謀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打正方治喪之事延大會諸虜議曰俟河涷而後起未晚乎是年同切盡黃台吉妻妣曰并琴賽台吉等市清水營自十二月初十至十九日畢賞賚金幣有差丁亥亦如之督臣郜光先謂打正條遵漢法安靜無擾疏請　皇賞以寵遇之庚寅請增賞不許壬辰孛拜孛承恩等反誘打正着力兎佐兵于是打正着力兎將二千騎與漢軍合戰裨將蕭如薰殺孛

甯賊氣益衰耗。語在李拜傳。是時切盡妣吉傳檄招打正者力兎東旋曰。叱嗟爾母爲李酋所魚肉也。督臣魏學曾下令。有能斬打正者。予五千金。賜以將軍世襲。俾勿絕。於是打正台吉懼而還套

丑氣把都兒台吉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携其妻把素搶吉。市于清水營。明年復至平虜所索市。弗許。丑氣鬱鬱抱憤。居胡中仰視天而俯畫地。幸天下有變而欲因以起釁。壬辰夏五月。劉東陽等據寧夏反。廼齎使者金錢并蟒緞白綾各八純。調丑氣把都兒、炒庫兒、搶刺乞漢等兵。切盡妣吉

誠勿往著力兎大言曰吾得寧夏俾爾歲食花馬池可乎不知劉東陽等兵已在其頸矣吾爲丑氣把都計勿往可也

白馬台吉亦清水市夷也隆慶丁卯與黃台吉刑馬祭天盜威武邊深入我安定清澗之間我師多所斬獲至萬曆甲戌始與切盡黃台吉市清水自是歲入貢無乏白馬台吉爲人數反覆與之言順卽順言叛輒自寒盟棄去辛卯夏五月白馬台吉引衆寇我九墩堡是時 上命給事李汝華巡邊因以其狀奏劄部大將軍擣巢白馬台吉懼而東旋於是卜失兎等

僧從古城出大成比妓沙赤兎從永昌出宰本台吉從寧遠出三娘子明愛台吉從水泉出卜失兎宰僧從鎮羌驛出皆鼓掌大笑曰漢兵甚神歸休乎白馬歸休乎白馬吾亦從此逝矣

成把都兒者白馬台吉之妻也隆慶末與切盡黃台吉妹滾吉阿不害火落赤妻比妓西搶芤剌塞上恐虜衆犯邊兵衛甚嚴切盡黃台吉西行誠爲佛廼約東諸部曰無敗乃公事於是成都唯唯否否

苦素阿不害者亦淸水市夷也萬曆甲戌來市自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十七歲以此爲期延至庚寅復至

平虜所請市久不報得開市詞識者譏焉。

脫計阿不害者亦清水市[illegible]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等互市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督臣石茂華使偏禆宣諭　朝廷恩威宴賞悉如禮是時大將軍下令令不得以兵器入市毋飲酒毋喧嘩毋爭競敢不如令者罰馬笞掠之以狗戍子與抄胡兒等棲遲于水塘環兵聯帳庚寅冬引衆至平虜所索開市於是大將軍以軍法從事討畫將安之乎

打喇克漢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千戶行事

與脫計同。丁亥。乞增賞。庚寅。請增市。最者切盡黃台吉。辯責之後遁。以切盡爲非夫也。

讚曰

以余而觀九塞控弦之虜。亾慮數十萬。而切盡黃台吉。獨以賢能鳴。豈非鐵中之錚錚哉。而說者謂其導俺荅西行。此不能無罪。余以爲切盡好佛。所上表章。皆叅以佛語。非可以桀驁虜比也。假令俺荅非道之好佛。率其好殺之性。受禍當如何哉。善乎史臣之言曰。毋爲禍首。往者。勣涼永山丹而西遊者。非切盡遁火落赤也。顧說者弗察耳。臨終而猶率其妻無背。

國恩宜其稱之勿絕也

明愛台吉切盡罕同列傳

明愛台吉者，孫見討之子也。討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癸未，討死，而請以明愛台吉嗣。明愛爲人慓悍而內深，居恒顧與卜失兔、莊禿賴爲黨，雖受延綏撫賞，而張掖酒泉之間亂無寧日。居歲餘，乙酉，明愛乃與莊禿賴約曰：吾與爾詰漢關，大索宴賞，得之醉飽而去，不則爾起自神木堡，我起自黃甫川，彼烏敢當我乎。於是分道而馳我關，吏備守甚嚴，弗可入，戰敗而遁。語在莊禿賴傳。自是之後，明愛又與卜失兔等橫索燕賞，漢關堅閉如初。已又與威盡從水泉閘門闌入

我內邊。我師生獲忽爛殺大二人，奪馬五十騎。於是撫臣梅友松及按臣逯格傳檄虜王，大畧言明莊二酋聚黨以佻死剌，乘機而掠河西，託貢市之虛名，恣鷙鶩之故態，此漢法所不貰者。爾令其悔禍，蚤自束旋，不則我以大兵搗巢，吾不爾容也。虜王隨布告其語，明愛乃佯對使者曰：敬聞命矣。先是阿討大敗于鎮羌堡，褫圍，諸部夷多中鳴鏑死。我師奪獲橐它驢馬六十有奇，阿討大求援于明愛，明愛曰：我趨告漢將軍，請還爾馬牛，可乎。於是使夷使敖八等來告關吏。好謂夷使曰：誰奪爾馬牛。曩是我所殺獲，今已死

矣。所不死者。殺騎具在。阿酋能改轍。當以退還。明愛聞而愉快可知矣。廼率衆還巢。如約。然而語言實不遜。是時流虜火落赤、方蟻集捏工川號召明愛曰。爾來。吾爲爾報水泉門之耻。於是與莊禿賴等。因畜隨水草。至河西甘州高臺休舍。是歲庚寅八月也。其九月。從撦力克攻我和政驛。語在撦力克傳。其十月。革明愛市賞。必獻所鹵畧人畜。然後予開。明愛具言變時甘州之役。夫豈無故。彼廼殺我酋長。畧我馬牛。我不過輕重報之。且塞上業已罰治我九九。今又革我市賞。何爲者。於是退而欲寇鈔我赫孤二堡。諜者以

其狀來告。督臣廼下令。戒兵搗巢。明愛懼而獻所鹵
男婦二十二人。橐佗馬牛羊四十四隻。并罰治馬牛
羊八十有一。曰諜者言非是。於是督臣給犒所各部
夷五人。令開市賞曰所不如令者。吾以頸血湔爾王
矣。是年明愛有弟曰禿闊台吉。亦以監市授我百戶
秩。後求轉遷。久不報。頃之。督臣梅友松又以景古城
之儆。告稱明愛聚兵在東堡。異哉。倏徃倏來。恐不能
保首領以歸。厥後撫臣賈仁元。使使者偵之。廼信明
愛方在套。倘亦名所同乎。不然明愛且兵在其頸矣
切盡罕同者。明愛台吉母也。住牧神木堡。萬曆乙酉

夏四月。毋子受我宴賞。居二月。復至瓜圈黃甫川請乞。大言漢不我與。我惟鳴鏑鄉漢闕彎弓而射耳。是時莊禿賴闌入永興堡盜邊。我發兵奮擊。大破之。撫臣梅友松下令。先革其市賞。然後請語如法。繇此塞上跡莊禿賴亟。莊酋懼而亡匿。切盡罕同親莊酋本枝。恐禍且及已。頗快快怨悔。將莊酋牛羊。殺食幾盡。而莊酋亦心忿之。無敢出諸口。於是[illegible]切盡罕同。幸爲我款塞請罪。語在莊禿賴傳。初莊酋鑚刀說誓時。切盡罕同俱在。未幾而莊酋約檜兎剌。切盡罕同唯唯。左右問曰。盟誓在耳。而旋棄之。縱不自愛。柰漢法

何奈神明何。罕同曰。吾所往。在海上。今而後。不敢以一矢蹤轔彼漢塞也。

讚曰

以余而觀海上諸流虜。動稱圖瓦剌。余始爲瓦剌危之。及威正恰爲生番射死。然後知瓦剌未易圖也。明愛毋子。得罪于漢關。幾就縶者數矣。而以款塞伏罪。幸得以解免。然而瓦剌之行。復何爲者。毋亦藉口以爲辭。慎乎哉。幾再忘其身。悲夫。

莊禿頼孟格台吉蟒素兒拓不能列傳

莊禿頼者。紅山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居神木孤山間。廣饒水草。月赴清水營一小市。然而莊禿頼不自慊也。萬曆乙酉秋七月既望。越堡而來。大言非增賞賞不貢。非比宣大不市。竟帥虜騎千餘大入邊還走朱與丘家梁耕夫賀汝仁辛汝東中鳴鏑死之。鹵張朝佐等二十二人。奪牛六十五隻。驢四十八頭。羊一百五十隻。馬二匹。裨將文登雲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邀鉤雲之道。而參將陳愚聞徐仁威遊擊張岡周鎮兵四面雲翔而至。分左右奮擊。皆彎弓發流矢中部

酋掙罕、墜馬、執之、射死賽汗恰等二人、奪馬牛弓矢以箭、於是副觀察使洪忻、請于撫臣梅友松、言狀、乃下令、令先華市賞、然後以大兵搗巢、居五日、莊禿賴聞而惶懼、即同母弟使夷使打郎太等四人、款關席槀而請罪、總戎賈國忠謝絕、廠不內、莊禿賴叩頭乞哀、始延引入見、其言襖兒都司小種、依阻神孤之中既不我容、已而索賞、而又奪我馬牛、繫我部夷、我討窮、無所復之、我是以有求與堡之變、幸太師哀憐、而以所奪獲、俱乞擲下、今誠願罪贖、惟太師輕重而之先是萬曆十二年、莊禿賴新從海上來請賞、撫臣憐

其欠勞苦。許于孤山木瓜園清水黃甫川四堡。予賞各十一分。大約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復走神木。索增四十分。當費金一千有奇。撫臣梅友松。以爲許一莊酋。而費金如許。有如諸酋圜視而起。後將柰何。乃決策繩之以法。莊禿賴懼而匍匐走高山。匿劉帳中。自如。令諸酋邏視四維。望見漢兵僕僕來。輒鳥徙若蜚。是時明愛台吉毋切盡罕同。守漢約甚堅。以爲我爲親裔。漢兵誠至。汝去。跡且索我營。我其何辭以對。不若復款塞以請罰便。於是切盡罕同亦到邊。總戎臧大歡。以爲切盡皆相濟爲惡。法所當並治。切盡大驚。

過因禿退台吉。請罰如初。督臣鄭光先。幸許其悔過自新。於是聽莊禿賴。以所鹵掠人畜。獻見塞下。已而定緩書。罰㯿佗二隻。馬二十一匹。牛五十四隻。羊一百六十七隻。莊酋乃鑽刀誓曰。所不如約者有如此刀。是日即與開市。而所繫拘罕。先時殺我使者高武法當死。今亦解免。莊酋叩頭謝恩而去。明年丙戌春。莊禿賴約部酋往西海。聲欲搶番刺其秋。與切盡黃台吉　貢馬。覘他部獨先。說者以爲莊酋前倨後恭。馴謹可知矣。而不知蚤畢乃公事。政欲往西寧急也頃之。果刑白馬祭旗。與著力兎偕行。督臣鄭光先。使

使者傳檄。止之。弗可。而會扯力克請封。令其能約束套虜勿西犯。然後予。是年莊禿賴使夷使板龍恰問訊活佛。活佛言爾爲我告莊禿賴。愼勿西來。歲月日時皆不利于攸往。於是案兵暫休舍。明年丁亥秋莊禿賴翻然與諸虜約曰。賴佛之力。毋蹈迷途。今其可矣。乃從沙樹硤。直奔揷地硤。然後東南行。意在畧生番。于時紅帽兒番。且令爾加及其弟剌卜兒陰爲之羽翼。以故諳識險隘。胥咂族懼。而奔入漢地李家莊得免。莊禿賴以爲漢關。不宜匿番。引虜騎圍堡。望見我塞上。樵火通于酒泉。懾魂分爲二枝。一枝從紅崖

兒哨直走燕支川一枝從沙塘川出塞走哈喇只溝及紅崖子溝巴而復攻李家莊李家莊故無居民而惟一二生番竄入其中我師鼓番奮戰脅哂族速哈隆斬虜首一級馬其冲灼族奔薛爾加生獲一人斬首一級紅帽兒朴及斬首一級巴咱族奔爾加斬首一級奔薛爾加斬首一級莊禿賴盂抱忿以爲吾不得志於諸番漢則使然顧吾豈肯休哉於是引虜騎從沙塘川過白朶腦掄至小溝堡累我馬驢六百二十頭生獲我男婦二十四人於是征虜將軍魯光祖及孟孝臣等重甲循兵即邀其歸路莊禿賴率精騎

數百搏戰自未至戌且敵且行行至廟灣口千弩俱發諸虜應弦而倒我軍膽氣益壯斬虜首百餘級奪獲馬一十六匹及所鹵略馬牛羊五百三十六頭弓矢亾算且日日出當路兵五合六聚如雨莊禿賴與歹牙乞火落赤弗敵即日請降先是刺卜兒糾火落赤犯南川爲我兵梟斬於是禿賴頼等遂歸罪于刺卜兒乃奉頭鼠竄而去出水塘湖曰此我分地乎居有頃而以所鹵虜得會四人送奉至塞然後約卜失兎炒忽兒等赴紅山市約束諸部惟謹塞上覘莊禿賴狙詐所信輒背叛弗內莊酋實凜凜負媿媿以賊

子正月待罪諸板橋已而依炒胡兒逐紅寺鷹居是時通化亦郎二倘不郎以肅州之敗抱憤陰謂莊酋不宜歸命爾其興兵請奉弓矢以從觀察使那玠乃以事告于撫臣曹子登郎使使者曉譬炒胡兒數禿頼諸罪明示以生活丹青之信不則大兵臨巢如反覆手耳炒忽見懼而移昌寧湖去莊酋二百里而遥而通化亦郎二倘不郎且徙帳去矣皆非復前日倔强狀先是莊禿頼以炒酋爲腹心通酋爲爪牙今見二酋引衆遠去塞始懐集服而副總戎許登瀛兵則已趨仁壽迸擊陳楊兵趨東樂叅將陳達道趨新河

莊酋愈自疑畏乃使切盡民安兎等獻馬四匹至鎮
城督臣鄧光先幸許諾莊酋令夷使牽馬魚鱗而入
莊酋而後乃令而知漢法弗可再赦矣督臣實知莊
酋荒服無常時降時叛特以獸畜之已丑秋莊禿賴
果犯肅州我兵生獲忽爛敖巴二人庚寅順天丞李
楨上疏請薙虜書多不載是年秋八月莊酋借炒胡
兒等至甘州高臺黑城之失我塞下被虜者凡六十
九人羊六十頭又不報故事大儆特奏小則類報兵
給諫張希皐案劾之巳而部使者崔景榮議互市請
罷遣使犒調及事竣叙功之法先是莊禿賴市賞又

莽。督臣鄭洛遣使譙讓之曰。汝糾黨以佽扯刺乘機而掠河西。罪當誅。今許汝自招還巢。我其開賞如初。是時卜失兎母太虎罕同亦爲其子請罪。莊秃賴復懼而徙昌寧湖。昌寧湖者。襃抄忽兒所住牧也。其冬督臣梅友松奏留薊州入衛兵二枝以備虜。然而莊酋開賞已有萌芽矣。而洮河之儆則又言威正。明受陰佐之。邊吏索之。威正卽莊秃賴也。莊秃賴實在昌寧。儻亦名所同乎。事聞。 上有詔許開莊秃賴市賞。比何兵尚書張佳胤則又案督臣郜光先疏曰。莊秃賴與卜失兎。復欲西行。迺誓之于神曰。吾等爲扯刺

而去神其祐我乎倘其計果行市賞又復請罷矣褻者督臣謂莊酋荒服無常時降時叛君子謂彼爲格言也

孟格合吉者莊禿賴子也萬曆丁亥冬套酋卜失兔以孟格合吉及卜打失台吉來請故事虜酋盬市積功勞者授以官爵宣大則吞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則苦的大等七人卜酋引以爲比先是甲申秋孟格業已疏請侯錄於是督臣鄗光先請給冠帶視百戶秩以爲部酋奉法者勸

蟒素兒拓不能者莊禿賴壻也萬曆丁亥冬督臣鄗

光先先録紅山市酋首三十四人當是時卜失兎以
都督同知至炒忽兒莊禿賴土昧阿不害圪塔台吉
以指揮僉事至阿拜戸拓不能耽戴拾吉以百戸至
衣冠雄偉揚揚甚自得也而獨蟒素拓不能未授秩
督臣憐其父苦勞請予 勅賞曰恪共爾位我 國
家不惜百戸爵以報爾忠順爾其欽承之毋怠毋忽

讚曰

莊禿賴故我市虜乙亥于延綏而稱兵于共爾豈不
狃詐哉顧韋之未幾而復者踵至莊酋乎莊酋乎不
無易我漢法余嘗窺其始微靈于佛繼申盟于神行

事所設施，亦非輕率者。擒番盜塞。實明愛卜失兎爲禍首。假令如子胥孟格蟒素。寧不有餘榮哉。曩者制置使不甚督過。而以獸畜之。有以也夫。

炒忽兒卜打什台吉列傳

炒忽兒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秩與切盡黃台吉同市清水營萬曆丙戌督臣郜光先疏奏炒忽兒誠諸部毋擾明年丁亥督臣石茂華又請　勅書獎諭炒忽兒爲人慓悍陽順而陰叛歲時所與遊者左卜失兎而右明愛絕不聞忠順之訓是年卜失兎臨市橫索不遂棄我迸宴而去而以部兵屬其弟阿只兎偕炒忽兒聚牧擡鴜山當是時小酋黃花成三路台吉拓不能與喇麻僧及阿討大反言赤皆以增賞請炒忽兒遂亨小弟賴酒大會五部兵馬而申之以

後言曰漢不我增我與汝其起榆林神木乎語在卜失兎傳明年戊子秋卜失兎款塞待罪而炒忽兒亦以吉能法令至榆林叩關曰阿計大之役吾罪誠當誅幸爲我告太師我以牛羊贖可乎寬假我三月牽馬而至居有頃諸酋聚于紅山請罰罰炒忽兒三九從夷法也於是炒忽兒歸怨于圪塔台吉今吾食盡馬羸人傷而漢不加哀憐我等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圪塔台吉曰爾無我怨我與汝不妨再舉是時師婆喇麻爲諸酋所敬信謂今歲不利於出兵爾等當自愛愼勿復蹈故轍炒忽兒始廼悔禍以爲不若具

以實往告太師。祗索重賞而去。先是切盡黃台吉忠實而能文。宣大并寧諸虜。每一發難。輙請論如法。胡中至今思之不衰。撫臣梅友松。引以曉譬。爾能動法切盡。漢亦以切盡遇之。炒忽兒叩首謝曰。敬聞命矣。繕甲聚兵。要求無巳。此迺鄉者切盡所羞也。

卜打什台吉者。炒忽兒之子也。與孟格台吉鴈行。萬曆丁亥冬。督臣鄭光先。爲卜打失與孟格請官秩。而謂兩酋監市久。春秋積功勞。先臣曾爲之紀錄。於是議授百戶。 詔報可。當是時。格兌莊秃賴以黠驕。炒忽兒以猾鳴。兩子出入兵間。皆不聞爲之羽翼者。

心竊嘉之切盡久物故君子惜其不聞忠順之說也。

讚曰

語曰利誠亂之始信哉是言也炒忽兒始與切盡同市娓娓無所發明厥後身爲酋長左卜失兎而右明愛盜邉要賞何日忘之乎其子卜可什監市著功督臣爲之請爵賢於阿翁人言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卜酋幸免之異哉。

或收氣黃台吉捨刺乞捺通化列傳

或收氣黃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指揮僉事。每一臨市。或以母。或以女。或以母舅逊把捨。或以男犇孩捨吉。俺得箇捨吉。或以部酋撒木袋反土明提携老小。繈負而至萬曆甲戌。督臣石茂華疏奏官民易虜馬駝騾牛羊凡四萬二百八十有三頭。矜矜競競。駁牝如雲。極一時之盛也。賞賚有差。故事。酋長以事出。而代爲監市者。法得與賞。以故妻黨忻忻皆因而爲利關吏問或收氣黃台吉安在。諸酋對曰。阿長西搶尨刺久未旋。

捨剌乞搽者或收氣黄台吉之長子也萬曆辛巳秋七月督臣鄭洛請襲其父指揮僉事久之與威正恰麥力奇青把都西行直走延寧寇鈔番族虜劉漢人皆襖兒都司部酋俄大毛大銃之於是革其市賞先是俺荅往西一時在事諸臣聽由内地卒至遺孽于丙兎并者力兎等八枝盤據呼引督臣郜光先慨然追論之　上有詔追奪世彥侯東萊誥命降王國勳三級是時捨剌乞搽與麥力計有隙督臣使諜者離其黨與俔之還套所遺還刈諸小虜長大兵搗巢款塞待罪而捨剌乞搽亦復東使貽兒湃請于撫臣

梁問孟曰往時冦鈔肅州者實麥力哥爲之何遽歸罪于我哉然亦不敢推諉悉聽罰治先是麥力哥服罪罰橐佗一頭馬八蹄羊十角來獻索擒虜小剌䜘虜俄大俄大者遊擊范子忠等建虜也我塞上榜掠之四十罰馬十六蹄橐佗八頭牛四蹄羊四角遣歸撫臣下令曰吾亦以麥力哥遇爾亟以毛大來獻吾其釋爾請復爾市賞捨剌乞搽曰毛大與抄胡兒西逝矣於是罰捨剌乞搽而恕毛大

暹化者捨剌乞搽之姊夫也萬曆丁亥與其岳父冦西海假道由內地出先是撫臣梁問孟劄置令箭夷

酋往來必漢使迎送執之以爲符驗然後可通化竟不遵此法。强走井寧。語在拾剌乞孫傳。戊子春通化益憤肅州之耻。欲畜報怨。而力又不逮。廼主使壯禿賴反。已而漢欲征壯禿賴。通化轍先自徙去。語在壯禿賴傳。是時亦郎他卜浪。亦拾剌乞之姊夫也。兩人相與爲刎頸交。出入必俱。厥後亦郎他卜浪獨脫身去。倘亦有蚤見之哲乎

讚曰

余觀或收氣所與出入者。非其族類。則亦戚屬。毋乃硜硜自保者乎。肅州之投說者謂拾剌乞孫與兩姊

夫爲之。而不知乞憐等。不過因人成事者流。余以爲肅州之役。有著力見在也。厥後又從莊禿賴反。然旋反亦旋降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或收氣等父子姊夫。相聚自保。率有味哉。率有味哉